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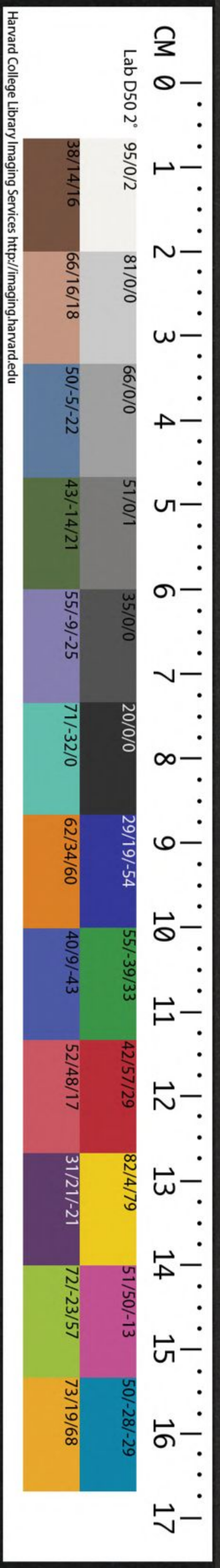
T 2516 / 7928 (8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80

隋六止

卷之
西
韓
九



史緯卷一百六十八

隋書十一

列傳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
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或離讒放
逐之臣、塗窮候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奮迅
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焉、
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
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江淹

哈佛大學
哈佛東京
圖書館
珍藏印

沈約任昉魏收邢邵溫子昇等並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
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然彼此好
尚互有異同江右貴綺麗河朔尚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綺
麗則文過其意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各去所短
合其所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
缺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詞尚
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高祖初統
萬幾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
淫麗故憲臺執法每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每非輕側暨乎
卽位一變其體其與楊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

東帝高緯
青蓋陳叔
顛

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
故當時綴文之士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
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
咸萃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
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
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盧思道李德林薛道衡李
元操魏澹虞世基柳詵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
莫不飛騰龍光驅騁雲路其餘或位卑人微居常不能自達
及其靈蛇可握天網堪頓並編細素咸貫辭林雖其位可下
其人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君

史綱 卷之一百六十八
子可不務乎。

劉臻字宣摯沛國人高祖受禪拜儀同三司皇太子勇引爲學士臻性恍惚無吏幹才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儀同劉訥亦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在省中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謂臻還家荅曰知旣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此耶其子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精於兩漢時人稱爲漢聖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孫萬壽字仙期武強人滕穆王瓚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醜

可入笑談

漢聖奇

防江南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書生從容文雅一日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寄京邑知及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小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虎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裏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恆資辨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

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辨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攜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雒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歡娛三樂至，懷抱百憂消。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回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惆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訪死生。

詩盛爲當時所吟誦，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屬官多被誅夷，萬壽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

王貞字孝逸，陳留人，善屬文詞，不治產業，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來干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颼。凌雲僊掌，方承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

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遜。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門。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迹。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政。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

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異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貞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容覽。枉高車以載駮。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踵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藜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亡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

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僊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還鄉。卒於家。虞綽字士裕。餘姚人。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祕書學士。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而官竟不遷。從征遼東。帝次臨海。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其辭曰。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

錄亦正當

輿海溢。駐蹕巖陟。宵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高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鸞翔鳳峙。鵲起鴻騫。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斯萬年。帝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幸於帝。綽每輕侮之。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粗人也。帝領之。綽與楊玄感友善。數從之遊。族人世南誡之曰。君過厚玄感。終當爲禍。綽不納。玄感作亂。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及玄感敗。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

愚至此極矣能文何為

大德長者不媿其名

天祐之也

謀帝徙綽於邊綽至長安而亡變姓名自稱吳卓投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居歲餘綽與人爭田租為識者所告執送江都斬之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民和及為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致有今日之事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相謝會有詔死罪得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賢尹民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大德獲全帝怒斬使者此所以為隋場也杜正玄字知禮京兆人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呈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可附下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

上林賦豈一時可擬况加一頌一賦二銘即鈔之半日亦不能了史之少實事如此

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啓素素意欲試退正玄乃手題使賦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大驚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還期年重集授晉王府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弟正藏字為善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尚書湯誓賈誼過秦論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文無點竄時射策甲第者合奏司曹難為之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丙第授純州行參軍遷下邑縣令大業中與劉炫以

學業該通應詔時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舉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歎美之著作郎王劭奏徵脩史司穀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事並以見任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爲夫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卒正藏爲文迅速有如宿構著文軌二十卷論文章體則甚有條貫大爲後進所寶海外共傳之謂之杜家新書

隱逸

自肇有書契，繇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

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泉石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惟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也。故序其人，列其行，以爲隱逸篇云。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人，髫髻喪父，事母以孝聞。母卒，居喪骨立，其姊不勝哀而死。齊吏部尚書辛術署士謙員外郎，趙郡

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重其名，諷朝廷拜國子祭酒。士謙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至於親賓來萃，輒陳尊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族豪盛，每春秋二社，高會極歡，無不沈醉。嘗集士謙所，少長肅然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家富於財，躬處節儉，以振施爲務。有兄弟分財不均，相閱訟，士謙出私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悔，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至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奴嘗與鄉人因醉角力，鄉人扼其喉而斃，惶懼請罪。士謙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可速去，無爲吏

妙語

所拘，有粟數千石，出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他年又大饑，士謙罄家資爲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夫陰德者，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子皆知之，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義。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

此言非是
何不曰儒
目也

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
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
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
月也儒五星也士謙時爲詠懷詩輒毀其本不以示人其論
刑罰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賊重
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
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刑去右手三
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
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
召戎耳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

可也識者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卒趙郡士女莫不流涕曰
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曾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
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
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有婦德士謙卒賻贈一
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當繼其志
乃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字士玄博陵人與李士謙爲忘年之交時稱崔李士謙
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祕府士謙妻盧氏每有家事輒
令人諮廓取定卒年八十子曠字祖濬七歲能屬文性至孝
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

河南卽太
子昭豫章

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蹟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方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

侯繁辭其見重如此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藍田令王曇獻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蹟曰謹按漢文以前未有冠幘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尺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維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稱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蹟何處有羊腸阪蹟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帝曰不是又曰臣按皇甫謐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阪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蹟所謂問一知二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弒逆以爲著作

像必

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曠與元善、柳詵、王劭、姚察諸葛穎、劉焯、劉炫相善，每休假期，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江都傾覆，咸為灰燼。文之傳否有命存焉，然太多無益，故造物刪之。

徐則，東海人，幼沈靜，寡嗜慾，受業於周弘正，名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將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學者數百人，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憩於至真觀，朞月辭入天台山，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水而已。雖隆冬，冱寒不服綿絮。在縉雲山時，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函二儀，混成萬

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餌松朮，棲息煙霞，望赤城以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竇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竚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二，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詣揚州，晉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後夕命侍者

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死支體柔軟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遣使送還天台定葬有自天台來者途中見則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令淨埽一房曰當有客至宜延之於此遂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尸柩至方知其靈化晉王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贊

藝術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梁元帝授中書郎領太史季才固辭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頗明星曆謂季才曰朕慮禍起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

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可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帝然之復從吏部尚書宗慄議而止俄江陵覆滅周文帝優禮之令參掌太史郢都之陷衣冠士人多沒爲賊季才盡散所賜購求親故文帝聞而問之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招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鄙人竊哀之周文曰吾之過也微君將失天下之望因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加儀同三司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公身享期頤之福子孫保屏藩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

季才之德
大矣

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無煩參
寡人也。護誅武帝得季才書。勸護歸政。曰。庾季才甚得人臣
之禮。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高祖爲丞相。夜召季才。問曰。天
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
觀之。大勢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復得爲箕頰之事乎。高祖
默然久之。曰。吾今譬猶騎虎。誠不得下矣。開皇元年。授通直
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定議。及旦。季才奏曰。
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且遷都。昔堯都平陽。舜
都冀土。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
皆鹹鹵。不宜居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

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朕自今以後。信有天道矣。封宜昌公。
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之曰。天地祕奧。推測
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他人干預其事。故使公父
子爲之。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吉日良辰。常與琅邪王褒。
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卒年八十八。質
字行脩。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有災異。必指
事面陳。煬帝性忌刻。齊王暕。每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
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耶。
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父子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出
爲合水令。帝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謂質曰。高麗土地人民。纔

當我一郡卿以為克否對曰伐之可克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願安駕於此指授方略命驍將勇士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克遣人豈能成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遽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天下未可動也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

工龜舞事
以謙質可
謂忠矣

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間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鎖詣東都下獄死子儉亦有學識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閒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善占候算曆之術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敗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太翼曰

臣恐乘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謂皇太子曰、章仇太翼非常人也、可釋之、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無能為也、諒果敗、帝嘗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為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帝甚異之、卒於雒陽。

耿詢、丹陽人、客嶺南、會羣俚叛、迫詢為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釋之以為家奴、其故人高智寶直太史、詢從之游、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閣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以聞、命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秀甚

又一張平

信之、及秀廢、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巧思若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乃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欵器、授右尚方署監事、車駕東征、詢上言、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斬之、何稠苦諫得免、軍還、帝以詢言為中、命守太史丞、字文化、及弒逆、詢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化、及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化及聞而殺之、

此又却不知

韋鼎、字超盛、叡之孫也、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尸出、寄中興寺、求棺無所得、方慟哭、忽江中有新棺流至、鼎所因、以充斂人、以為精誠所感、陳武帝在南

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謂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祿永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梁祚者其在公乎武帝有圖王僧辯意聞之大喜及受禪拜黃門侍郎遷祕書監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已盡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今至矣初鼎聘周與高祖相遇謂高祖曰公容貌非常神監深遠非羣賢所逮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鼎性簡貴雖亡國之臣未嘗俯俛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

高祖從 谷問之曰韋世康與公相去遠近對曰臣宗族

貴妻有相
盛賢妻
美妻亦有
相也

南徙此地昭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今四海一家何必爾也命官給酒殺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壻選柳述及蕭瑒以問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雖貴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後果不終上問鼎諸兒誰得嗣荅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隱伏甚悉其人驚懼自首有客通家主之妾既去妾盜物逃亡爲人所殺主家

告客於縣鞠問具得姦狀斷客死獄鼎曰此客實姦而非殺也乃某寺僧諂妄盜物殺之賊在某處遣掩僧并獲賊物部內稱其神明道不拾遺卒年七十九

來和長安人好相術所言多驗高祖微時嘗詣和相和私謂高祖曰公當有天下及攝政拜儀同開皇末和上表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以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敢不慙懼謹錄陛下龍潛之時愚臣所言間有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行聲即知其人臣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有天下

來和可惡
隋文忍殺
可以殺導
之手

願忍誅殺建德四年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隋公相祿何如臣曰隋公可鎮一方若為將領攻無不破臣時即奏聞陛下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以問臣臣詭報曰更無異相時王誼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至尊從永巷東門人問臣曰我無災障否臣奏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乙弗弘禮高唐人煬帝居藩時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當為萬乘主在於脩德而已及即位悉召諸術家使弘禮總攝海內寢亂帝曰爾昔言既驗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後多不昌然聖人不相臣

不能知

楊伯醜，馮翊人，好讀書，隱於華山，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不荅，賜之衣服，至朝堂，舍之而去。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有夫婦藏金數兩，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請伯醜筮之，曰：「金在家中，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驚應，遂得金。」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知常事漢王諒，上

願似管輅

崩，諒反，知常逃歸京師。楊素與知常有隙，及素平并州，訪知常將斬之，不獲。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曰：「我不遑爲卿說，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買魚作膾待我。」其人如言，須臾有一人牽馬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大珠，使者陰易之，上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其姓名容狀，上如言責之，果得本珠，上悅，賜帛二十四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與之論易，伯醜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語乎？」久之，微有辨荅，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以壽終。

亦似公明

張胄玄勃海人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瓌薦之徵
 直太史叅議律曆時輩多出其下太史令劉暉甚忌之高祖
 令楊素與術數人取舊法難通者六十一事令暉與胄玄辨
 析之暉一無所荅胄玄通者五十四焉擢太史令賜物千段
 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
 顏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閏改顛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
 一日八百年有聖人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餘歲閏舉其成
 數聖人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胄玄所為曆法與古不同者
 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
 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劄嫌沖之所差太多因

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
 檢古注所失甚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
 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
 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曆有陰
 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胄玄以為加時先後
 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
 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而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
 逐日少遲而合朔加時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以後
 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
 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

每氣之下，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逢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卽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玄推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其差多者，至加減

三十許日，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則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盈縮，皆如此例。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以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

史續 卷之十一
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
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
數罕符宵立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
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
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宵立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
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
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為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
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
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宵立積
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

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食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食又少
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其七古曆二分
晝夜皆等宵立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
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宵立獨得於心論者服其
精密大業中卒
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以母疾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
誠其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
相傳授仕梁官員外散騎侍郎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
散騎侍郎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揚州會秦孝王
俊有疾上馳召之夜中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
崔氏以妬毒夫賜死可見

如婦至死不變

藏將至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癘不可救也果數日而薨煬帝即位智藏致仕卒於家萬寶常不知何許人妙達音律嘗與人會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作樂奏之上以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撰樂譜六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易柱之變為八十四

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云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寶常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然其聲雅澹不為時人所好太常樂工皆排毀之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父威方用事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蘇威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沙門謂寶常曰上好佛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公所為可以行矣寶常如其言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夷學非中國所宜用樂遂不行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

此竟不知

病遂竊物而逃。寶常竟餓死。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然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皆造曲爲一時之妙。此輩雖不附寶常，然皆心服以爲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行，帝必不反。其子問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克終之美，罹顛覆之患，何哉？由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閭、梁竇鄧，所以繼踵而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通籍，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

故雖時運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今敘為外戚傳云、

高祖何以不知外家所在、蓋皇考入關後相失耳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名苦桃、為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封外祖雙周為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尤頑駮、言詞鄙陋、徵至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數犯忌諱、

動致違忤、上恥之、乃命高頴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授濟南太守、即本郡也、道貴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苦之、後廢郡、終於家、

羅信在魏時前妻所生

獨孤羅、信之子也、信歸周、羅為高氏所囚、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信入周、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隋、整、崔氏生獻皇后、齊亡、高祖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者皆泣、周武帝拜羅楚安太守、以疾去官、諸弟每輕侮之、羅性長者、不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受禪、追贈信太師、趙國公、邑萬戶、以羅襲爵、封善為河內公、穆為金泉公、藏為武平公、隋為武喜公、整為千牛備身、羅

順、項、城、伯

外戚秉政
一隋公足
以滅周不
假以權獨
孤氏五公
亦何足為
輕重哉

卒謚曰恭子開遠為千牛宇文化及弑逆裴虔通率賊入城
開遠與獨孤盛力戰於閣下為賊所執賊義而舍之陁除郢
州刺史進上大將軍好左道其妻母事貓鬼因轉入其家上
聞之不信也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有疾召醫視之曰此貓
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意陁所為陰
令其兄穆以情問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
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僕射高頴納言蘇威大理丞楊遠
雜治之陁婢徐阿尼本從陁母家來言常事貓鬼每以子日
夜祀之子者鼠也其貓鬼殺人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
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謂阿尼曰可令貓

刺步大將
軍縣公何
主錢可
酌酒總之
欲行貓鬼
耳
使多賜物
念頭還不
惡

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咒之向素家後上從并州還
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貓兒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
復咒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
於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住宮中
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
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上令賜陁夫妻
死陁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乃免死除名為民其妻楊氏
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畜貓鬼所殺上怒而遣之及此
詔誅行貓鬼家

列女

南陽公主，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年十四，嫁宇文士及。事舅姑以孝聞。宇文化及弑逆，主隨士及至聊城。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奔唐。隋代衣冠士女，皆爲建德所獲。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建德爲之動容，觀者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年十歲。建德遣虎賁郎將于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士及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特聽公主留之。」主泣曰：「虎賁隋室貴臣，何須見問？竟殺之。」主請建德削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士及與主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立

於戶外，請復爲夫妻。主拒之曰：「化及謀逆，君雖不預，知我與君讎家，理無相近。」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乃拜辭而去。

洗氏，高涼人，世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洗氏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初，馮弘投高麗，遣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洗氏戒約本宗，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政令有序，首領犯法者，雖親族無所舍縱。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

刺史李遷仕據太臯口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願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洗氏曰平虜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可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喜而不防我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入其柵賊可圖也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人衆皆擔物遂不設備洗氏擊之大捷遷仕走寧都洗氏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甚得衆心必能平賊非常

人也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洗氏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帥諸首領朝於丹陽拜陽春郡守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爲亂僕遣使告洗氏洗氏曰我不能惜汝以負國家發兵拒之紇潰散僕以洗氏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冊洗氏爲石龍郡太夫人賚繡幃紉絡駟馬安車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陳國旣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保境安民號爲聖母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澄以南康拒守洸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於陳主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其

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慟哭三日，方遣其孫魂迎洗，入廣州嶺南，悉平洗，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洗於州城，進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洗，暄與逆黨陳佛智相善，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兵南海，與鹿愿會軍，擊敗仲宣。裴矩巡撫諸州，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副之。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拜益為高州刺史，仍赦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為

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宴服賜之。夫人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此賜物，忠孝之報也。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言訥不可以泣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致於法。救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所至俚獠皆降。高祖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公仁壽初卒，謚誠敬夫人。夫人廟祀至今不絕。余少時隨大父至高州，曾進謁云。

去女王舜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長忻與其妻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其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舜撫育二妹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二妹俱長舜謂之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何用生爲今欲共汝報仇汝意如何二妹垂泣曰惟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詣縣請罪高祖嘉歎特原之

馮氏上黨人陸讓之母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其孽子也爲番州刺史坐贓當死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汝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荅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貪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不應皆誣汝若言至尊

不憐愍汝何故遣官覆治汝汝不忠不孝何以爲人流涕嗚咽親持盂粥食讓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改容獻皇后爲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宥之可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感格人神特矜免之以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讓孽子非其所生有犯憲章躬自詣闕爲之請命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氏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宜標揚之以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氏相識以寵異之

史緯卷一百六十八終
覃氏上郡鍾氏婦也。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相繼死。家貧無以葬。覃氏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入喪。詔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柳氏河東人。裴倫之妻也。倫為涇源令。賊薛舉陷城。倫遇害。柳氏二女及兒婦皆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等。吾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皆垂泣曰。惟母所命。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投井中死。

史緯卷一百六十八終

史緯卷一百六十九

隋書十

列傳

外國

高麗見前史。高祖受禪。其王高湯遣使詣闕朝貢。冊封高麗王。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臣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鞅鞅固禁。契丹諸國。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

高祖此書
有人君之
反勝驥兵
遠矣

自可奏聞。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引弩手，逃竄下國，豈非脩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誘。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無所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心在不賓，朕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廷之典，自治爾藩，勿犯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造彼

好

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

卽洗字

彥也。帝王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往者陳叔寶，世在江陰，殘害民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誠敕，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昏狂驕敖，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萬，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王聞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有責王前愆，命一將軍

高祖時已
如此矧賜
帝乎

何待多力、慙慙曉示許王自新、宜得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
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高祖冊元遼東王、明年元
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大怒、命
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師出臨渝關、次
遼水、元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時饋運不繼、復
遇疾疫、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
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民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
朝、元不從、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征高麗、車駕渡遼水、上營
於遼東、分道出師、元率兵拒戰、屢敗、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
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

請降、諸將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至、賊守禦已備、隨出拒戰、
如此再三、食盡、師老、諸軍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惟於遼水
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乃敕諸軍以
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促、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
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
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蠡起、所在阻
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敝、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贖
罪、帝次懷遠鎮、受降、以俘囚軍實歸京師、左翊衛大將軍宇文
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忿、若同常刑、
賊臣逆子、何以懲創、請變常法、帝從之、於是縛政於柱、公卿

百僚並親擊射，鬻割烹煮，焚其骨而揚之。帝拘高麗使者，仍徵元入朝。元不至，敕諸軍嚴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行。

百濟見前史。開皇初，國主餘昌遣使貢方物。高祖拜昌爲百濟王。平陳之歲，有戰船漂至海東，聃牟羅國其船得還。經於百濟，餘昌資送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何必數遣使來。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使者舞蹈而去。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昌請爲軍導。帝下詔曰：往歲高麗不供職貢，故命將討之。今高元恐

懼畏服，朕已赦其罪，厚賜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宣立。宣死，子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國臣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靺鞨本名勿吉。開皇初，遣使貢獻。其國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高祖戒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厚勞之，賜宴於前。

使者與其徒起舞多戰鬪之容上謂侍臣曰起舞常作用兵
意何其甚也煬帝初與高麗戰敗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
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賜錦綺
以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
優厚

流求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
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王所居曰
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多聚鬪髀以為佳
其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好相攻擊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
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諫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

死奇

今用中國
星朔矣

此段頗歷
落有致

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
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
草榮枯以為年歲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麴為酒遇得
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
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歡呼蹋蹄一人唱眾皆和音頗哀怨
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厥土良沃先以火燒引水灌之插以
石為刃長尺餘闊寸持而墜之海師何蠻每春秋二時天清
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大業元年煬
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
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令寬慰撫之流求不

從帝遣虎賁郎將陳稜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鼈嶼又一日至流求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峴喻人解其語稜遣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遂入其都焚其宮室虜男女數人載軍實而還

倭國在百濟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

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教衆國人立爲王有男弟佐彌呼理國侍婢千人罕有見王面者惟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魏景初五年公孫淵誅後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彌呼死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受中國爵命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開皇二十二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跣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官有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小禮大智小

真胡說

倭奴乃知五常

智大信小信之屬戶可十萬殺人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無文字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娶同姓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大業三年其王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聃羅國經都斯麻國迴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

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清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引清就館清遣人謂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史臣曰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繇邈山海而易以道御日箕子避

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其俗之可采者豈獨楛矢之貢而已爰自高祖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世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安可不深念哉

高祖亦為
正耶

方為驩州道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步騎萬餘及犯罪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乃多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引兵挑戰梵志悉眾而陣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至坑所眾陷軍亂方縱擊大破之進兵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城而走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有國十八世矣方班師士卒脚腫死者半方亦病卒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儻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

史綱卷之百六十一
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中國大亂，朝貢遂絕。事多亡失，存者錄之。
吐谷渾主夸呂，開皇初，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曠人梗，因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其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破之。夸呂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降。上以高寧王移茲哀素得衆心，封爲河南王，以統降衆。未幾，夸呂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戰歿。洺州總管梁遠擊之，斬千餘級，乃奔退。俄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夸呂

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其太子。其後所立太子，懼見廢辱，謀執夸呂以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爲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爲太子。六年，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戶歸國，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之，何可成其惡逆？乃謂使者曰：『父子天性，宜相親愛。』吐谷渾主有過，鬼玉當陳諫。諫若不從，則涕泣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鬼王有好意，欲來投朕，今教鬼王爲臣子之法，安可遠遣兵馬助爲逆事？」鬼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

高祖此處
甚不可及

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朕撫育天下以仁孝為本叛父背君不可收納然渾賊昏狂臣子惶怖並思歸化自救死亡今若遣拒亦復不仁可聽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其妹

俱是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眾平陳之後夸呂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十一年夸呂死子世伏立使兄子無素稱藩貢獻

皇后亦不許不受其女是也反妻以公主何耶

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使使

伏允遣子來擊之

陳廢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朝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禦之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自效鐵勒即勒兵襲吐谷渾伏允東走帝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眾伏允遁逃部落降者十餘萬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允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徒居之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黨項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令

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焉黨項羌三苗之後也東接臨洮西平西距葉護南北數千里開皇五年拓拔寧叢等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撫幼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耶自是朝貢不絕

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魏大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

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至一兒不忍殺刑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食之因得不死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後鄰國令人殺此兒將并殺狼狼若爲神所憑歟至海東山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一生十男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世臣茹茹傳阿賢設率部落出於穴中至大葉護種類漸強魏末有伊利可汗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茹茹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汝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伊利殺其使遂與之絕而求婚於魏周文以長樂公主妻之廢帝元年伊

弟逸可汗
立北史作
于科羅立
為乙息記
可汗

利襲茹茹大破之阿那瓌自殺餘眾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
為主伊利亦與齊通使往來伊利死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
病且死舍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為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
智遂滅茹茹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其地東
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六千里皆
屬焉其俗善騎射性殘忍被髮左衽穹廬氊帳隨逐水草遷
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
無禮義重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其主初立近侍重
臣輿之以氊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扶令乘馬以
帛絞其頸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汝能作幾年可汗

其主神情瞽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
數可汗恆處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無文字刻
木為契候月將滿輒為寇抄俟斤部眾既盛抗衡中夏與西
魏師入侵東魏至於太原時鄧叔子奔周俟斤遣使請誅叔
子等周文帝收叔子以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俟
斤襲擊吐谷渾破之以女婚武帝仍請舉國東伐詔隋公楊
忠率眾一萬伐齊忠軍度陘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攻齊主
於晉陽不克俟斤縱兵大掠而還復遣使來請東伐詔楊忠
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護敗俟斤引還俟斤在
位二十年卒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

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以弟褥但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後其國富強有凌轢中夏之志周旣與之和親歲給繒絮綿絲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藏以事之佗鉢驕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謂佗鉢曰齊國富強者爲有佛法耳說以因果報之事佗鉢信之建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佗鉢躬自齋戒繞塿行道及齊滅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佗鉢立紹義爲齊帝召集所部云爲之復讎宣政元年佗鉢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戰敗死之武帝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

可取

班師佗鉢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佗鉢復請和親帝冊趙王昭女爲千金公主以嫁之遣執紹義送闕佗鉢不許仍寇并州三年遣使奉貢迎公主成親而紹義尚留不遣帝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佗鉢在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遂卒大邏便母賤菴羅母貴攝圖謂國中曰若立菴羅我當率兄弟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每遣人罵辱菴羅菴羅不能制欲以國讓攝圖國人亦以攝圖爲賢因立之號沙鉢略可汗治都斤山菴羅居獨洛水稱第二可

少 此怒不可

汗大邏便謂沙鉢略曰我與汝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歸附之高祖受禪待之甚薄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脩保部峻長城以備之乃命重將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總管叱李長又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孺據周槃皆爲虜所敗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

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互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

數處俱敗
未免過誇

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
以北奔且彼昆季爭長父叔相猜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
羣長皆有宿怨契丹達頭切齒磨牙常伺其便于闐波斯挹
怛三國一時俱叛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
察大爲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千種萬
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彼地咎徵年將一紀乃獸
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
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皆盡飢疫死亡人畜相
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
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羸糧聚甲義士

奮發壯夫肆憤願請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何敵能當何
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有其地
不得而居獲其民不忍皆殺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
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壅抑悉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
塞絕其南望之心臥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
於是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
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
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甚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旣
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破其部殺阿波之
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沙鉢略從父名玷厥

為西面可汗達頭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貪汗可汗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眾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家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眾叛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上女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鎮并州請因其釁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可汗是女夫即是兒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

欲互市耶

沙鉢略始
波羅夷語
相似

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皆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此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親舊厚意常使之外特遣大臣虞慶則往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公孫晟說諭之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

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沙鉢略既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回道川內。詔晉王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擒之，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擊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石爲界。因上書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

書亦通

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方萬里，士馬億數，恆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令侍子入朝，神馬致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

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意厚
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化已敕有
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聞知自是詔荅不稱其名以
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
義公主封窟含真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
鉢略大悅貢獻不絕七年沙鉢略遣子入貢因請獵於恆岱
間許之仍遣人賜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
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
燒沙鉢略惡之月餘卒上爲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
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遺令立其弟處羅侯雍

虞閭遣使迎處羅侯處羅侯曰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
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
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寧有我作主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稱又
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相讓者數處羅侯竟立是爲
葉護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鼓吹幡旗
處羅侯長頤僂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
阿波敵人以爲隋兵助之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阿
波死生之命左僕射高颺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存養以示
寬大上曰善颺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
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

義秋能禮
讓如此

處羅侯西征中流矢卒其眾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頡伽施多
 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
 時有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令
 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遣其弟褥但獻于闐玉
 杖上封褥但為康國公突厥部落大人相率貢馬萬匹羊二
 萬口駝牛各五百頭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
 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恆不平因書
 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
 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自寫丹青杯酒恆
 無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

詩佳主之
 死以此一
 詩惜哉

牛弘充此
 差遣可愧

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君曲偏傷遠嫁
 情上聞而惡之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
 為變將圖之會主與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之恐都藍
 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伎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于染干
 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之曰殺大義公
 主方許婚突利復譖之都藍遂殺公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
 迎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
 北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
 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
 度斤舊鎮賜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

以美伎啗
都藍以樺
痛慰都速
人主用嫖
賺局可笑

於是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
遣漢王諒為元帥與左僕射高穎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
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攻染干盡
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
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相辯詰染干辭直上
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
敕染干與都速六樺稍輸以寶物何不徑賜之慰其心六月高穎
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
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既蒙豎立復改官名昔者姦心今
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安

義公主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眾雍虞閭
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
州之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為畜牧之地遣越國
公楊素出靈州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
大將軍姚辨出河州擊都藍師未出塞都藍為其麾下所殺
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
遇達頭於大斤山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出
靈州達頭遣其弟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發兵助啓民守
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
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

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入長城、或住白道、
 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
 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為
 虜所敗、詔楊素為雲州道元帥、率啓民北征、素軍河北、值阿
 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
 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
 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別路邀擊、多斬獲而還、
 兵既度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奮擊、
 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
 敗、步迦亦大亂、奔吐谷渾、奚霫三部內徙、啓民遂有其衆、大

啓民二表
 俚樸是譯
 入口氣

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獻馬三千
 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
 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未為聖人
 先帝憐養、臣兄弟妒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
 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
 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突
 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
 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
 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
 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

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伏願大慈不違所請。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衣服不同，旣辨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仍璽書荅啓民，以爲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檀

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甕各一，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不敢隱境外之交。將高麗使入見，敕令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將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主，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懼。啓民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病終，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車駕避暑汾陽宮。始畢以裴矩誘殺其謀臣，率種落入寇，圍帝於鴈

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寇馬邑，唐公李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大邏便既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爲二，稱西突厥，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西域龜茲、伊吾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之子，是謂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橛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恆處，然多

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地名應娑。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爲鐵勒所破。大業初，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因請煬帝遣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倨，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啓民與處羅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百官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於

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可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取戮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無日矣柰何惜兩拜之禮勦慈母之命恠稱臣一言喪匈奴之國也處羅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居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天子嘉之賞賜極厚故致民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旣以道遠未能朝覲宜立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

咄之母家也今天子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因憾漢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六年帝西狩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會其酋長射匱遣使求婚裴矩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卽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求婚以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因遣裴矩至館諷諭

之帝於仁風殿召見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奇心
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婚取桃竹白羽箭
一枝賜射匱曰此事宜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
箭欲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
棄妻子將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
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要之馳至玉門
關晉昌城矩遣向氏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
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
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參見遲晚
罪責極深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旣清

與一家無異朕皆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
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
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
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
以上日月所照惟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
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關畜牧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
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以信義公主嫁之賜錦綵
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每從巡
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敗奔歸京師爲北突厥所
害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

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抄爲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常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於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惟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

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遠道、啓民保塞、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屬羣盜並興、寢以雄盛、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膺期、埽除氛祲、猶率羣醜、屢隳亭鄣、殘毀雲代、搖蕩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爲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

工拙也

賊臣

楊廣無父化及無君雖天道報復史臣之言實是正論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殊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見其事者激烈聞其風者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為臣生榮死哀取貴青史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受心膺之寄入參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宄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雖薦社汙宮彰必誅之釁斲棺焚骨明篡弒之咎可

以懲夫既往未足深戒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使之求名不得欲蓋彌彰今正其罪名書於簡冊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及即位為右屯衛將軍弟智及為將作少監李密據洛口煬帝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其情因謀構逆謂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驍果裴虔通等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並謀

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
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進退爲戮將如之何虔通曰誠爲公
憂之德戡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吾等家屬在
西安得無慮虔通等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
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牛方
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
博約爲刎頸交於座中輒論叛計中外交通所謀益急樂人
趙行樞智及舊交勳侍楊士覽述之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
素狂勃聞之喜卽共見德戡戡等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叛

晉及戎首

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
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
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
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德戡欲告衆人恐人心未一謂許
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
備身府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將叛多醞毒酒因亭會盡
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弘仁
等宣布此言驍果遁相告語謀叛愈急德戡等知計行義寧
二年三月十日召諸人告以所爲衆皆伏曰惟將軍命其夜
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及夜三更德戡於東門集兵得

數萬人舉火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換諸門衛士。虔通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排左閤，馳入永巷，問帝安在。有美人指云：「在西閤。」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卽與汝歸。」虔通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者，但低頭據鞍，荅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

生及罪稍

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皆害之。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與奉義方裕世良張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三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

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必敗。將若何行？
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
襲殺化及，立司馬德戡、許弘仁知之。密告化及，收德戡及其
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
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世勣據黎陽倉。化及
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化
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
密所禽，送於侗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
遂入汲郡，求軍糧，遣使拷掠東郡吏民，責米粟。王軌以城歸
李密，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

數千人，叛歸於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謀逃
去，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士多亡。事勢日蹙，兄弟更無他
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
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不
由汝乎？持其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見尤及其將
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鬪，醉醒復飲，
以此爲恆。化及自知必敗，歎曰：人生故當死，何不一日爲帝
乎？於是鴆殺浩，僭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天壽署置百官，
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趣聊城，將招
攜海曲諸賊，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

快心

智及是隋
賜對手

士及為化
及徇濟北
求餽餉明
是逆黨後

山東士及降唐招化及化及不從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克而
退竇建德攻之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
信之與其居守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眾執智及元
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以檻車載化及之河間數
以弒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
主梟於虜庭智及幼頑凶烝淫醜穢無所不為父述再三欲
殺之化及輒救免述將死表言其凶勃必破家帝竟官之江
都弒逆智及首謀也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
斬之暴尸梟首初士及為奉御唐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
結及士及至黎陽神堯手書召之士及遣家僮間道走長安

歸唐附
化及傳亦
不為枉其
妻絕之矣
唐高祖隋
之臣子引
入隋書不
宜稱帝若
稱高祖又
與文帝不
異故稱神
堯以別之
佞人自有
利口

通諄勤且獻金鑲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從乃求督饌
濟北化及敗士及自歸神堯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事逮
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為昭儀有寵神堯親
愛之妻以宗室女封郢國公太宗即位拜中書令右衛大將
軍延入閣語至夜分士及益自謹太宗馳召士及其妻問向
遽召何所事士及不對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
從傍歎美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識佞人為
誰今知乃汝也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
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所將順雖貴為天子亦復何聊太
宗意解嘗侍食擘肉以餅拭手太宗目之士及陽若不省徐

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復爲殿中監卒宋祁曰太宗知士及之
佞士及游言自解而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欲不惑於佞難哉
司馬德戡雍人也化及爲丞相首封德戡溫國公仍統本兵
然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爲禮部
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德戡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智及
智及爲之言復令德戡將兵至徐州舍舟登陸德戡在後與
趙行樞李孝本等謀襲化及遣人使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
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以告化及因遣士及陽爲遊獵至後
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執之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
共除昏主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同守富貴公何爲反也德

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
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殺之初趙才與化及宴飲
請勸同謀楊士覽等酒才執杯曰公等十八人止可一度作
勿復更爲諸人默然裴虔通以徐州歸唐卽授總管尋以弒
逆之罪徙嶺表死

